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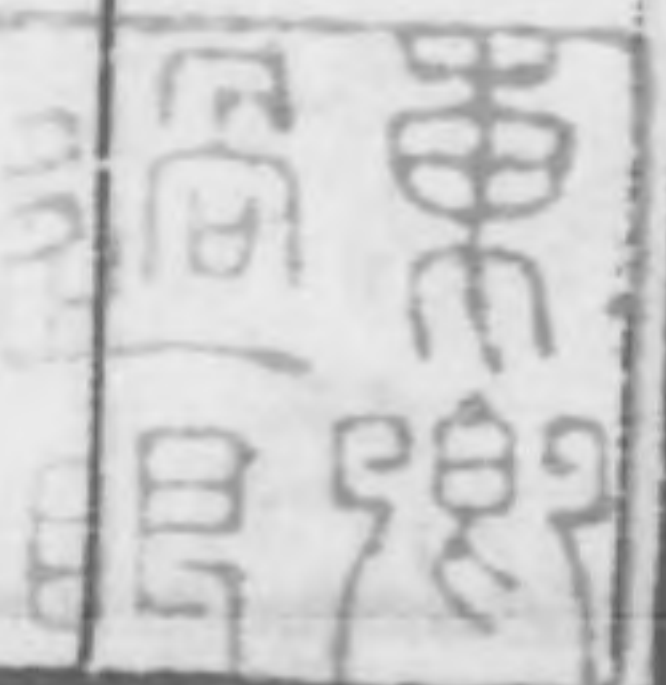
青谿漫稿卷十八

序

送冢宰錢先生致仕榮歸詩序

成化己亥冬南京吏部左侍郎雲間錢先生奉表入賀
聖壽於京師既陛下即具疏乞骸骨南歸上眷顧舊學
喜其彊健未遽聽其去以先生辭情懇切乃優詔許之
特晉本部尚書予誥追贈其先後賜勅及寶銀三千緡

明 倪岳 撰



給驛以還皆曠典也已而援例得遣子垣入太學因過
南都留數日始行南都縉紳士歆艷嘆慕以為聖天子
貴老敬賢之心如此其至也莫不奔走致賀至於燕會
之盛祖餞之遠冠蓋如雲車馬塞塗可謂焜耀於今日
而傳播於後世者初不在漢疏傳唐楊尹之下於戲休
哉所嘗於先生之門者復各賦詩以頌千載之盛遇
而道一時之別懷厥既成卷授簡于岳以序岳惟先生
以正統己未擢第進士入翰林時先君尚書大人亦在

榜中官相聯居相比而又同為江南產也締交之厚且
密孰能愈之岳生也晚自為童子無一日不待先生側
獲親炙教益獨深天順癸未先生主考南宮幸不以淺
陋見黜得從考試登第竊官翰林沐造就之德亦久顧
年家子在門生列者惟岳為然則於是行方自以蕙謏
為媿思勗致一言為先生壽况辱諸縉紳之命而又將
安諉乎岳不敏不敢遠舉前代之事以溷先生之聽竊
惟我國家優禮舊臣圖任老成之義視昔有如何則自

我高祖創業文廟繼統之後列聖臨御之日時則有若
西蜀蹇公泰和王公鉛山王公蕭山魏公率以才德老
成當道七望八之年居大冢宰之位天下之士望餘光
而景賢範者未嘗以為哀而朝廷之上勤倚注而極眷
念者又惟恐其去蓋以一身而繫於上下之望者如此
其重也故方其在位也或以疾告朝廷輒優免朝謁每
朔望一入覲慰問勤倦賜予旁午塞王皆其有疑議須
咨決者上至親御宸翰遣近臣就而問焉塞公時及其

卒不可留而去也雖曠歲逾紀上猶眷念不置至遣行

人存問錫賚益厚

魏公此

皆前代所無而出自淵衷超

越古昔其禮遇之至何如哉是以當時不獨諸公上弼
君德下拯庶政鞠躬盡瘁至忘其老而凡為目者觀感
興起孰不益思摠忠効職以圖報稱於萬一哉嗟夫老
成既遠典刑具存茲幸先生歸神閔體和養道毓德優
游林泉之間歌詠太平之樂所以化導鄉人及其子孫
者宜無所不至而後生晚進之士得大人君子為衣歸

飭學厲行思繼美於盛世使治化益隆風俗益厚不亦大有裨於世道也耶矧夫睨天子尤篤意於甘盤之舊恒信之如下筮倚之如鑑衡豈無大政事大議論之當詢者乎或者龍章北來星輅南邁求先生之廬而請焉而先生百歲期頤五福攸萃又或者皇華遣行息命疊至就先生而問焉是皆有必然而可俟者也故敢具書於羣言之右以著見今日禮文之盛云

興武周氏族譜序

古者目生以賜姓以德姓者為祖下皆百世而此姓不改則其子孫共相連屬為之族雖支分派別益遠益繁然尋其流可以知其源尋其支可以知尋其本則有譜牒存焉譜牒存而統系明思議洽目其所出而下推之遠者不疎微者不絕由總功以及乎無服者斯然具存也統系不以明乎因其所自出而上推之為吾親之所始從為吾族之所從始由乎一本而不至塗人者藹然不敢忘也恩義不已洽乎故曰觀乎譜而後孝弟之心生

為後世譜牒不修風俗益薄或有之以貧賤而斥或無
之以富貴而合甚者至親相視恩禮蔑如益可慨矣南
京興武千戶周君鐸以其族譜圖示予而告曰周氏本
臨川士族後遣豐城之鄉塘居焉先曾大夫廣淵在元
至治間携家渡淮聲聞不通族人遂知不知其所終孰意
傳緒至鐸居北者且四世矣比日漕事抵豐城訪諸族
人之存者皆質質然疑之及出譜相校乃知曾大夫之
後固在也始大合族姓叙昭穆相歡為聚樂迄今往來

不哀由是而益知譜之繫於人大矣周氏之譜雖莫知
其所由始然譜始於允襲傳八世至廣淵乃漢淮而北
因從征伐屯守淮西子鐵老代無嗣季子祐生之子旺
代之克樹戎績受職百戶旺卒其子代之以功進千戶
佐漕有聲知名公卿間則鐸也去允襲蓋十一世矣夫
廣淵之去其族迄今且百五十年亦既失其所在雖有
仁厚之族其不相視為塗人者幾希幸此譜之存而後
離者復合疎者復親蓋自流而得源即支以達本初若

參錯迂遠而難考徐而視之有綱有條脈絡貫通雖其
派別之擊而本之所自出則一耳嗚呼方其初也為淮
北之武胄為江右之士族判然不相關今則為族伯叔
為族兄弟恩禮相及功勳相加所謂孝弟之心油然而
生不繫於茲譜也哉譜嘗燬於火十世孫伯張大尹曰
其舊固修復之再輯於十二世孫士肅士倫徵士吳先
生之為序廣淵之後惟缺老祐生見譜中鐸乃自序其
親以下若子若弟若弟之子若孫各系於其世庸以補

其所缺為周氏全譜以傳屬予序之俾有徵焉

贈上元大尹王君至善赴官序

往予識王君至善於表兄定襄伯郭惟贖所喜其言議
謇謇出人意表雖惟贖世貴介亦知以此重之後君以
明經登成化辛丑進士試政駕部時予方起家艱北來
而君奉大司馬檄督舟而南所至有嚴于是益喜君之
能以經學飭吏事不獨其有文也是年冬謁遂拜官授
應天府上元令上元予父母之邦也此年滂旱民甚貧

將不堪其生嗷嗷然思得墮令宰以撫之不啻赤子之
待哺也而今屈君以往又安得不為吾邑之民喜耶君
將行詢予以邑之所當舉置者予無以告也重以同邑
諸君之請殆不容以終默已嗚呼天下分郡邑之政以
為職者多矣其親民者莫不令則民之疾苦毒害之切
非令將誰告也而可忽哉夫謂之親民者其必勿稽於
徃牒推適其宿蠹家視而戶閱之然後可以知其孰為
富孰為貧孰為窮而無告而善而惡也而後因人以行

吾之政故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斯謂之民之
父母非能知之而能同其好惡也哉然則親之者非特
勢位之相近而寔思意之相接也豈惟是耳財賦之弗
親則貪者得以肆其欺紫牘之弗親則徇者得以乘其
隙刑獄之弗親則豪右者得以行其奸若是者皆足以
為民病也而其所從來久矣惟君一鑑而新之可乎雖
然上元畿內赤縣之一也自昔國家之政恒加厚於畿
內之民固將培植基本以示極於此四方也而今或不

然矣夫豈不然者豈政之過歟行其政者之過也且京
令之秩加天下諸邑之令一苛則固厚於今矣豈厚於
今者乃薄於其民乎哉蓋惟其能親者而後有以厚之
也固於君之行望之矣矧夫君故闡南望族自大父官
京師室學相承久矣而君青年偉履雅志問學又足以
繼之自拜官來日詢諸老於為縣者必思以阜厚吾民其
志皆可嘉也然則予果何以為君贈耶嗚呼勅哉茲行
尚毋厭於親民也

贈大司徒公致仕序

戶部尚書莆田翁公以豐碩之學宏敏才之受知列聖
進大司贊裨國用上下賴之邇以年逾六袞衰病日侵
乃具疏懇乞休致上方篤於倚任而又重違其意遂優
詔賜允特進秩為太子少保予勅給驛以歸且月有廩
食之奉歲有力後之供息禮優蕃寔出異教聖天子優
老尊賢于是為至而公之始終盛福亦無以加也行有
日公卿大夫莫不出祖都城之東衣冠坐集車馬也襟

選視漢疏傳之歸若有過焉維時翰林待講焦君孟陽
感公知愛之深而惜公遠遠之別乃哀詞林諸作以申
贈意退岳為之序岳筮仕之初已聞公直亮忠毅事我
英皇雖暫出外藩而歸然為時之望未嘗少屈也及夫
迴翔憲臺遂摠國儲啟歷中外餘四十年清德雅量有
古大臣之風後生晚進方籍公以為儀型規範而公遽
歸矣嗟夫天理有消長之理君子宜時進退之時宜進
而退則有先時之失宜退而進則有後時之譏古之人

所以自處者於此恒慎焉今公之竭誠殫忠以事乎上
者亦已久矣老境駸尋故鄉遯邈慨然而興功成名遂
身退之想三抗疏而後得請則朝廷之所以待公可謂
極於恩而公之所以自處者自可謂適其時矣鴻高舉
人可望而不可及矣於乎休哉雖然昔有宋叅政趙公際
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憂國愛君為事集古今諫諍
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賜詔褒獎富文忠公弼雖居
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然則身江湖而心廊廟

二公固非果於忘世者而公之惓惓忠愛又豈獨後於
二公也哉矧夫天下之士顛望於公者眉壽台者為國
耆龜猶足以佐朝廷而福天下者將無窮焉而豈於公
之去而遽止耶岳又聞之甫為八閩文獻之邦士之出
而效用於時項背相望然其仕之尊顯者若為方岳為
臺憲為卿佐寔皆始於公而後繼之者益盛公之高風
令躅敷遺鄉之士則夫高年峻爵茂綬寵命以為天下
重輕者繼自今豈無後公而起者乎岳既為甫之人士

喜而又將為國家方來賀也詩且盈卷車容既張岳雖
無似願負罕以為先驅云

順天府鄉試錄序

聖天紀元成化之十有九年秋八月己巳寔維天下鄉
舉試士之期順天府舉故事以 聞詔目岳臣越往司
府試維時考業之精禁弊之嚴去取之式多寡之等一
遵成憲而夙夜祇厲以求得人之意有加焉爰自戊辰
入院越十有九日丙戌而事始竣乃取百三十五人之

名氏邑里萃為一錄將以登之天府而凡報事之目為
提調則目倫目海為同考則目祥目倫目塘目輔目瑞
目嵩目謙目旋為監試則目欽目俊凡中式之文為義
為論為表為策一以附之錄成目得以職事循序其首
惟天純佑一德我國家恭膺景命以御九月一惟文教
用興治平餘百年于茲目嘗有以仰窺而竊論之蓋養
士也以學校一其依歸而不誘於他岐以經學一其心
術而不惑於異說待士也以科目一其出處而不壞於

捷徑以庶宮一其任使而不惰於惰人風化既同士習
專定以故豪俊瓌傑之材項背相望而出於輔成大一
統之治者莫盛於斯夫所以養之待之者豈惟前乎此
為然哉聖明在御彞典益敷蓋維億千萬年惟一道也
顧士之所以對揚之者何如耳是故一則純二三則雜
一則吉二三則凶諸君子將為純且乎則必有以去其
偏駁之行將為吉士乎則必有以去其險陂之德俾夫
豐功偉績震耀一時斯寔我國家無疆之休若昔商先

正有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者蓋不得專
美於前矣可不勉哉敢以此一言用相告焉

青谿漫稿卷十九

序

贈太醫院使仲君南還序

太醫院使寶應仲君惟馨以疾乞歸疏聞詔許之且俾
疾愈供職如故君治裝戒行所與其子祠祭主事棊為
僚者欲予一言以慰其父子睽離之情以達諸交游不
忍遽別之意誼不得辭則諭於衆曰諸君何以為惟馨

明倪岳撰

贈耶或者進曰君少喪父德高府君賴母辛苦守節以
育子成伯父太醫院判德明尤篤意撫教君立志學問
紹其世業以精鐘王學拜中書舍人累遷尚寶卿右通
政改授冷職兩荷封章推恩其親而母氏之節亦拜旌
表之命於是人嘉德高有子矣君居嘗自念孱然幼孤
幸爾有立復叨祿位躋於顯融皆先世未食之報之所
貽者而自入仕途違遠邱壠幾三十年伯考棄諸孤返
葬於鄉亦且二十載縻於職守不獲一展省少抒無涯

之感歲月如逝而顛髮種種矣茲幸蒙恩賜歸吾心之
所未償者庶其少塞乎此君之所以去也或者又曰聞
君之先自明齋先生當元季起家醫學教世以軒岐
之術惠濟一方至德明益顯然亦仕止院判耳及君荐
荐被寵擢五轉官而未艾也生三丈夫子皆穎異長本
登弘治庚戌進士視政秋曹次隸登成化丁未進士選
入翰林為庶吉士授職祠部次相頽然玉立又將繼此
而奮諸孫娟秀早知務學仲氏之先所積德善誠厚然

獨於君之發職位之崇子孫之賢一時名宗鉅族可與
媿者亦鮮矣君居嘗自念天休滋至雖召公之賢猶以
為懼故盈滿之戒君子之所宜慎也矧知進而不知退
則悔吝生焉幸二子為學粗知嚮方敢以是報上恩酬
知遇吾其可以少休矣乎蓋君明於易之學以教成其
子者此君之所以去也予聞而嘆曰前之說者所存之
厚後之說者所見之明其賢遠於人何如哉夫君之歸
也以其疾予欲沮君之歸也以其道何則昔之人固有

盲於目重於聽者然其心思聰明足以濟用不在其耳
目之間也君博通儒書識明才敏究心家學屢出儕類
經其診切者可以決死生於歲月之前起陷危於困絕
之際以予所聞而知者比比也其所未知者夫豈可數
計哉是以上自朝廷貴宦之家若儒士大夫下及窶人
鄙巷之輩恒恃君為歸君亦樂於濟物有名即往雖其
疾少艱步履而於所以施其道以全夫人者固無所妨
也顧可愒然為自便計而忘朝廷寵待之深士大夫倚

望之重也哉此則君蓋未可以言去者如此惜予力不足以挽而留之也雖然予則有告焉始君以疾乞歸朝廷弗之違德意優渥君不可以不知也即其施諸人者以及諸己愈疾而來屢勉供職于以竭保和之功于以廣利濟之惠固君之所當盡者是可果於忘世以決於一去而已哉予於君托交有素不能無望於他日者君其念之尚弗為前二說所惑也

京兆于公壽七十詩序

應天府尹致仕錢塘于公景瞻以弘治癸丑 月

日壽躋七十予弟工部主事阜其壻也乃徵諸縉紳能言之士胥賦以頌既成卷予廁姻黨之末辱愛有素不敢以蕪陋辭僭為之序惟公在景泰初以先大夫肅愍公有安 社稷功召拜府軍千戶後為權姦所構坐謫龍門憲廟嗣位首雪其事遂復公官且改文資為武庫員外歷祠祭郎中南京太僕少卿應天府尹所至有聲雖老於吏事者皆讓不及也蓋以聰敏特達之資承過

庭之訓於書無所不讀工詩善書著為文辭明白痛快
類其為人蚤年思以儒奮會有召命不果繼處憂患益
閉門却掃以讀書纂言為事故晚見於用其所建立卓
然高出儕伍惜未究厥施而請老歸矣嘗痛肅愍公之
冤未能盡白慷慨累數千言聞者閔之會言者亦交章
論列其事所司以聞聖天子褒功恤枉特隆恩金贈官
賜謚建祠以祭於是公之心始塞聞者躋之夫天地之
氣混侖磅礴流為江河峙為山嶽昭為日星而幽則為

鬼神人得是氣以生浩然於胸中者苟能養之以義理
充之以學問則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久且弗綏亨否有
不能私威武有不能屈毅然古之丈夫不惟身名永
存而事業所著垂之不朽者孰非是氣之所為也哉昔
公當變故之來安命順天未嘗少懼其志雖遠謫窮邊
而居約處困未嘗少變其節及乎燕谷回春鴻恩覃澤
名位鼎來心志咸適當斯時也方且秉法循理事無苟
作霽行潦止身無苟安又曷嘗少易其所守也哉惟其

充于中者剛大故其發於外者悠久則夫遐福眉壽日
晉月升殆未可涯也否於前而亨于後亦理之所必然
歟譬之貞松勁柏霜饗雪霰之餘然後養成其材貫四
時歷歲寒挺然後凋之操其得於天地之氣厚矣若公
之壽其非此類已乎請書此乎羣言之首 誌于公固
知予言之非謬也

贈福參政李君赴官序

予昔官翰林時嘗識義興李君時亨於兵部東海張汝

弼所時東海所交接多一時文人名士而時亨方舉進
士癯然列于其間言議不凡予心竒之及仕終兵部主
事弗究於用則又惜夫善人之寡祐也頃予來佐禮部
復得時亨之弟時望為之屬勤慎詳敏廉明公正有時
輩所弗及者義興固多賢士若李氏昆季聯芳競爽若
此又不可以易而得也予既皆得以周旋接納為幸而
與時望處者久所以資予者益深則于時望之別其能
忘情也哉且禮部之為屬者四主客職四夷諸蕃朝貢

之事其人語言不通嗜好不同雖象胥重譯之勞未能
盡達苟非精察之才詎足以得其情名號之支離文字
之詭異雖反覆審辨之詳未能皆合苟非通敏之識詎
足以究其實矧夫溪壑無厭之欲冒昧非分之求苟非
強毅之力顧足以節制而懾服之也耶自時望之為主
客值聖天子更化之初大賚四海文移山積而又迤北
巨酋西域黠虜更疊入貢奏牘頻繁賞犒絡繹殆無虛
月皆出時望之手然內不失朝廷柔遠之道外不失遠

人慕義之心一時皆以為難其才識之優裁決之果誠
有可重者矣考之主客之設肇自漢成即古典屬國之
遺意歷代因之或為司蕃大夫蓋撫接蕃夷所係甚重
故必得名重華夏若何遂者而後可任醞藉如范岫者
而後為無忝也若吾時望者顧不足以匹休之也耶邇
者福建參政有遷擢之命吏部稔聞時望之賢奏補
其任行有日所與為僚者相率需言以贈予固喜閩藩
之得賢佐而重惜吾屬之失良友也顧將何以為時望

告耶雖然予聞之閩為海濱文獻之邦非僻遠荒裔之
域其人讀書講道守禮而畏法易於為理以吾時望之
才之識之守往蒞于閩推其所已行而達之於所未行
即其難以求其易則夫所以詢乎民之俗而察乎民之
心以施諸有政者吾知其恢恢乎有餘力矣將見譽望
之降勃起海嶠間名藩上佐其能久淹時望也哉抑予
又聞之時望早年與兄時亨同游邑庠更相師友切劘
講求文名日著前後取進士入官即署有聲於時蓋不

啻穎濱之於東坡也然則時望之賢固其家學之有自
歟予因備述之以復諸君之請且以告之閩之人

送大總戎平江陳公總督治河詩序

弘治癸丑春皇上用廷臣言簡任都御史華容劉公專
理河事及秋天乃大雨壞張秋故堤河決而東運道用
阻明年河患益甚朝廷憂之復命內官監太監李公總
兵官平江伯陳公徃偕劉公綜其役六月望後二日抵
其地又越月新鑿月河成運舟通利有詔褒獎焉先是

平江公受命將行諸公卿相與餞餞於大司徒之堂衆謂斯役也宜以恤民惜財為本民不可以重困而財不可以浪費弗亟弗徐期於有而已公亦以為然於是大司馬馬公即席倡七律詩一章以識斯意衆客屬和充然成卷不鄙謂予一言以序久未有以復也通者復奉敕加公太子太保所以寵綏之者益至而又時方向冬霜降水涸固即上之時也一得之愚或可以少裨於成筭者顧可後乎遂為之言曰河之為中國患久矣

考之河渠有書溝洫有志則所以論治河者在漢為詳然率以資灌溉之益不專於漕故瓠子之決徒以丞相食邑所在久而不塞其所係固輕矣我國建都北京上而宗廟朝廷之奉下而百官萬姓之給皆漕於東南藉運河一水以達京師故河隄決則運舟阻運舟阻則上供缺軍國之計賴焉聖天子之所以注意者在是羣工之所以建議者在是固亦宜然哉然建議者言人殊莫可適從要之非親歷其地而力究其源徒以稽

故牒騁臆見而自謂得之吁亦左矣故漢末徵能治河者以百數轉相辨難但從空語無施行者亦何益于事哉惟公曾大父恭襄侯之在文廟初實董海舟歲運百萬石上京師時海溢坻岸起揚之海門至鹽城者八百里侯以四十萬卒脩之民免於患及罷海漕開濟寧臨清河以通南北侯創淺船歲運至五百萬石疏清江浦引管家湖水入鴨陳口以達於淮就管家湖築隄長十餘里以便轉牽置移風清江福興新莊四閘以便行

舟後儀真瓜洲二堤湖港之湮鑿徐州呂梁二洪巨石之梗築高郵昭陽南旺湖隄功用倍昔自是漕餉不乏國用給足迄今幾百年上下賴之廟食於淮尸祝不廢此固公之家法也及公自總鎮兩廣召理漕事漕卒驩然如赤子得慈母而公盡心所事濬大通河掘清淮口滌淤導滯通融有法朝廷遂有有光前烈之諭此公之成績也夫然故治河之責自不能舍公而他適而公之欲有所事其可外祖武而他求哉昔周宣王之命仲

山甫則曰續我祖考命召穆公則曰召公是似穆公之
命君牙則曰曰迺惟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
迺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又其言愈切而責愈重
蓋所恃於世德之臣者固如此然則聖天子之命公與士
大夫之望公者又何異于此哉雖然取諸人以為善乃
所以為善故言言混淆折之以理頃者建議之言皆下
公考驗公尚虛心采納惟善之從幸無謂予自有家法
在多言奚為予蹇拙無文不能具述諸公之所以贈公

之意姑以前二言者始以一言終焉公以為何如

青谿漫稿卷二十

書

答友人下第北歸

明倪岳撰

九月望前一日聞故友某將北歸乃緘書而走告之曰
以予觀所嘗試于有司而為文者其所以黜者有三而
命不與焉理或之舛一也詞弗之達二也紛綸湮鬱美
惡並陳如山人食客園蔬野藪亂列無序而適口者絕

少三也若是者豈直命之過哉夫擿之無瑕也舉之無疵也可以上而不可以下可以前而不可以後確乎其弗可移也者蓋望而知其為善聞而知其為美夫孰能下上其手哉於是而猶有利不利焉舉而歸之命也斯信然矣今子之于文其已試者如彼而未試者如此而曰命也命也其可哉予因子欲進之心而告以勉進之意則所以抑之者固以有申之也夫登于山者中道而或俛焉趨於下而已非一奮袂而往不能極其巔也遊

于水者中流而或息焉止于而已非一鼓棹而前不能窮其涯也則今日之所以策厲猛省豈容或後也哉故必戒暇逸之私而攻勤苦之役去昏惰之氣而作明敏之功革因循之繆而益奮激之力絕自滿之失而廣容善之量舍自是之非而効從人之非而効從人之美切責己之誠涵泳聖賢之遺古切磋師友之忠告而熟復父兄之善教朝焉于斯暮焉于斯蚤作而晚輟夙興而夜寐責之強勉之餘積之歲月之久由是德崇而業

廣知類而通達不至于大成矣乎記曰凡學宮先事士
先志則子之志不可以不立也又曰時過而後學則勤
苦而難成則子之時不可以或失也及可為之時立有
為之 及其成也將無施而不利無行而不達者矣詩
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
是以似之夫孰能齟齬於其間哉至是則君子有性焉
不謂命矣烏可以小試不獲者芥蒂于中而遽推其英
銳之鋒也哉子其勉之幸毋以予言為瀆也抑余又有
告焉余言誠瀆矣然子之藥石也能已疾者也彼有以
膏梁之言進而欲已子之疾予恐弗之能瘳也而適以
甚之子其慎擇之哉

寄慰李士常

晤懷想拳切諒惟士君子讀書見理明白應不
以 故少累其中抑不知吾兄于此亦一刊落否
向者實之方有鼓盆之戚計吾兄必為之惻然不日聞
賓之言竟亦坐此善人寡祐理不可詰而何天之困絕

蒙泉者至此極也每與賓之言及未嘗不累終日也嘗
嘗欲作一書奉慰懷事總總詞不足以盡一二輒復中
止何則譬之喬木其植根既久且固則其枝蔓暢達日
不可禦已若李氏之宗何以異此夫以累世功德之懿
不可謂非久且固者在今日正暢達而不可禦之日奈
何數年以來其摧折至於如此其亦謂之何哉雖然木
之底于成材者雨露之潤澤者無幾而冰霜風雪之所
摧折者已非一日于是其材大成而置之大用不爽也

然則天之于李氏豈非冰霜風雪交至疊加以玉成其
後日之材者乎在吾兄勉之而已秋雨新霽遠思飄飄
聊此草草以謝疏闊近得伊洛淵源一書奉為閑中檢
閱肅然與諸君子相對庶幾憂患之心亦可以灑然忘
矣如何如何

字說

王敏字遜之說

天順庚辰冬予侍親寓宣城時則有若王君者枉顧予

于館舍肅然其恭薰然其和予觀其儀度聆其言議知其為誠篤君子而富于文學者也遂與之為莫逆交又明年壬午予領薦入官為別幾二載矣今年秋君以事至京師胥晤客邸叙好甚驩頃之過予言曰予素欲有請于足下第時有科舉未敢言也茲既暇矣敢固以相請因而誌之乃曰予始長父名之以敏既冠賓字之以遜之然少寄跡于戎伍長從事于章句因循歲月未有為予發其名字之義者乃一言釋之可乎予不敢以不

文辭為考商書說命篇有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則敏而字之以遜之也義本諸此夫驕與怠最害于學者也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惰功不可進故為學而不謙卑退遜則無以為入門一於謙遜而不務時敏則又不能進步遜則不驕敏則不急遜而濟以敏厥修所以來也賓父名字之義而有取于此非欲君佩服而力行之乎今君雖隸戎伍而事詩書且又虛以受人不驕不盈若深藏之良賈然君之志可謂遜矣自食其

力研窮道真蓋惟日不足焉君之學可謂敏矣然則君之所修蓋有如泉之始達源源乎其來者德之積也得
不萃於厥躬而道之充也得
不造於罔覺即優游自娛
俯仰無忤則其所造又可觀量之耶若夫他日掇科躋
仕以堯舜君民使道濟當時澤被後世者不遇舉此而
措之耳則于賓父名字之命抑亦何負之有予非能言
者重君之請庸書此以復且以致望云

說字贈張德虛南歸

京口有以醫世其家者曰錢宗嗣氏頃被召職醫上方
將奉檄北上念母氏垂白在堂義不可挈妻子以行則
留以奉其姑既逾年宗嗣日見任用求歸者不可得始
以其母之命托諸其內子之兄張咸吉者送之京師宗
嗣德咸吉之篤於友愛而不計其勞如此來謂予曰咸
吉吾邑名家子讀書尚義循循然惟幹蠶以養茲乃跋
涉數千里之遠遂致吾家固其敦于兄弟之義而於吾
心將何以報乎然嘗聞之咸吉以為未之請字將無以

尊其名而飭于行也思得大人君子一言以為終身誦
倘有以命之則咸吉知所以教而吾之報亦庶乎其塞
乎予曰易有之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夫咸者感
也物皆有相感之道故自君臣上下以至父子夫婦親
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則和順而亨通然而相感之道利
在于正不以正則入于惡矣故咸得其正則吉此其名
之有取於易者如此予請因傳易聖人之意而字之以
德虛可乎蓋山以虛故能受澤心以虛故能受人如山

澤之氣所以相通而人物之情所以相感也故人之於
心必當克其本虛之體而擴其有容之量不使一私之
或存以至衆理之能受然後有感必通無不出於正而
底于吉矣苟以私意實之則必不能以正相感矣夫何
有吉乎今感吉之於錢氏之弟所謂情意相感而能得
其正者矣尚益虛己以為受善之地則其德之所成詎
可量耶咸吉其勉之遂書以為南歸贈

成化己丑予展墓于杭道過錫山邑著姓錢君孟津甫
訪予舟中時雪始霽邀予遊其鄉之小嵩山頭陀寺君
諸子皆侍行其幼者特俊爽可愛乃憑肩輿以從執別
之際出諸子名若字請予為之說久未有以復也茲予
復奉命歸省回首舊遊蓋十稔矣况辱君書問勤渠可
無一言以謝臯緩之過乎君世家臨安為吳越武肅王
之裔讀書好義克承其先其子長曰本字世立則取
有子所謂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之意凡事莫不有本

而時特舉孝弟為言者誠以父母兄弟人之大倫能于
此而盡之其大本立矣故仁道至大而亦以此為行之
之始意可知矣然則本之所以處乎家者可不盡夫孝
親弟長之道乎况夫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由
是出而為用於時則其所以事君事長之道豈不亦自
此而立乎其次曰相字以世瞻則取詩所謂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之意蓋周大師三公之官相之識也相居尊
位為民之所瞻仰則其審於接物平其好惡以盡夫修

身形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者可不謹乎夫處廟堂之上則凡卑於我者固於此乎瞻處於家庭之間則凡幼于我者亦於此乎瞻蓋必竦然其不可以苟肆也明矣相之所以勉諸己以居乎人所瞻仰之地者其可忽乎又其次曰幹字以世臣詩有之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解者曰楨幹也皆為築牆之木橫曰楨直曰幹頌賢才而謂之楨幹者蓋以國恃賢才而立猶牆恃楨幹而立也由是觀之非楨幹而用之則牆必傾

非賢才而用之則國不治然則為臣以事君者可不勉之勉之而自置身于賢才之列後日人稱頌之亦猶周公之所以頌文王者以為時多賢才以為之臣挺然國之楨幹也不亦躋乎是則幹之所宜從事者宜何如哉亦惟取法有周之多士苟出而効用俾朝廷獲濟濟之効可也嗚呼孟津之所以名其子與其鄉先生之所以字之者意亦深矣二三子所當交修而不怠者尚因予言而益勉焉他日錫山之間有以孝弟稱有以賢才舉

巍然而為人所仰傑然而有譽於時必錢氏之子矣
夫三子勉之予曰望焉

崔思字承之說

淮之大河衛指揮僉事崔君遜讀書好文樂與儒士及
大夫游有子曰思年甫弱冠日教之飭學厲行以承先
澤其鄉友銀臺右通政仲君惟馨者見而悅之許妻以女
克遜以惟馨故識余嘗謁余官舍求以字思而誨厲之
者久未有以復也今年復以漕事來京請之益勤偶讀

旱麓之詩而有感焉乃字之曰承之而著其義以昔之
曰思為惠為澤而承則受也繼也夫上天之雨露其所
以施于物者本於無心而物之所以承乎雨露之澤者
亦本於無心然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故夫松柏之堅勁
蒲柳之脆弱均一發生于雨露之下而負乎不同如此
蓋即物之所受而驗之天之所施雖出于無心之相感
然其舒慘予奪厚薄小大之間固有不可強而致者故
曰黃流不注于瓦缶而福澤不降于淫人施之於彼承

之于此夫豈偶然也哉崔氏之先以武功起家列職戎
衛荐沐寵恩世有爵祿傳緒至恩可謂遠且大矣夫朝
廷之恩猶上天雨露之澤也沛乎九重之上而洽乎四
海之廣蓋無不被而及之者然其厚薄小大慘舒予奪
之間則必因人以施未嘗苟然同也是則承而受之固
在此而不在彼歟譬之松柏之後凋而蒲柳之先零蓋
脆弱之質自不足與堅勁之材伍耳豈非並承雨露之
澤而所得固自淺深厚薄於其間哉是則物之所以

承之者固必有由然矣不可忽也承之何如德以植其
根學以達其材博聞以暢其識深養以壯其氣作為落
落以底碩大之用夫後後雨露之澤施之日深培之日
厚所以紹續世澤于遠且大者在是矣朝廷之恩抑安
能舍是而他適也哉所望于承之者如此尚其勉焉
日望之

青谿漫稿卷二十一

碑

重修都城隍廟碑

都城隍廟者祀都城隍之神者也廟故在都城之西南隅設像以祠國家之水旱禱百官萬姓疾癘禍福之祈禳於是乎宗幾百年於斯靈響赫然蓋神之所憑者大而靈之顯亦遠也天順間廟燬于火既懲守者遂大庀

明倪岳撰

工以新之土木瓦石之制金壁丹堊之飾視昔有加今年夏久雨水溢廟用埋圮弗安神棲揭誠妥靈視以為歎我皇上復命冬官加修焉正歌益庠徹弊改撓崇嚴炳煥益侈舊觀未幾而工以完告史臣臣岳奉命為文於麗牲之碑以昭示無極乃拜言曰古有功於民則祀之惟茲都城上焉朝廟社稷之所屬下焉百官萬姓之所依外焉四方萬國之所仰式表九圍障庶庶藪根本之地倚之為重惟神相之敷石國家雨暘時若沴侵不

興協祥錫休上下攸賴故即其功名之為神廟而祀之以答嘉貺列聖繼作不懈益虔禮固宜哉乃作迎享送神詩系而刻之以續登歌焉詞曰繫重城兮雄八荒又繚之兮以深隍亶國家兮保障仰神氛兮不可忘結神居兮桂為堂白石陞兮緣綺房神之來兮齊速駕兩龍兮霞裳敷瑤席兮玉鎮紛進莫兮椒漿憺忘歸兮周章神保合兮樂康賸兮固兮如金如湯民安阜兮惟神之光神之去兮洋洋玉鸞鳴兮鏘鏘望神君兮安極有冥

冥兮雲飛揚期終焉兮嘉惠后皇承兮無疆

書重修卞忠貞公廟碑陰

晉卞忠貞公墓在金陵治城之趾墓前有祠洪武初移置雞鳴山列諸祀典而墓祀如故百年年來以隣于道宮日就浸穢今南京吏部左侍郎九峯錢先生過而憫之亟命道錄李觀者者拓其墓新其祠以妥其靈邦人拜瞻踈然起敬於是紀成有碑告成有文皆出先生之手金陵善吟之士復有所作以頌公之大節與先生倡

義之盛心立石有期適岳奉命歸省祇謁墓下不勝高山景行之思睹茲盛舉豈能無言嗚呼昔公赴敵而死也其子矜盱相隨以沒時人謂其忠孝之道翠乎一門不已烈哉雖然兩晉有國之祭一時號衣冠貴遊士莫不輕弃禮法以清談放達為賢雖王謝輩勲庸之盛以不免此獨公正色立朝不苟同時好其所論列所施行一切裁之於正則其所養可知矣所以從容就義視死如歸高風勁即震耀回極王視王謝輩不啻馳驅

盡然天下後世正議有在其去彼而取此也亦審矣然則公之體魄所托廟食斯土千餘載間流風遺韻之所存所以興起斯人遺刑後進者何如哉職斯土者固宜之所重矣夫往者不可諫矣繼自今尚昏珍獲以永茲于弗墜庶先生惓惓之用心不徒然也而於世道計計亦豈淺哉

神道碑

大明故少保兼兵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柱

國太傅謚肅愍于公神道碑

憲宗皇帝紀元成化之初故少保兼兵部尚書于公之子冕歸自謫所即銜列列疏以訟父寃上聞而憫之追復故秩遣行人司行人馬瞻往祭其墓其文有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在而朕心實憐其忠由是天下稱快曰此誠天日開明公道墓白之秋也於乎休哉已而杭之父老白于巡按監察御史請即公所居建祠祀公榜

曰憐忠遵制祠也今上皇帝紀元弘治之初導導儲衍
奏公功績宜賜贈謚立廟以紀言甚剴切禮部將上其
事會結事中孫孺復言古之節義則諸葛孔明張巡文
天祥今之節義則李時勉劉球與公宜一體報祀以厲
後來廷臣合議以聞詔歲一祀公于鄉民所立祠未幾
冕以應天府尹致仕歸復列公平生行業請如制贈謚
以慰泉下累數千言事下禮部議僉為古今人臣能為
國家建大業成大功者生則有旌擢之恩沒則有褒恤

之典若前岳飛盡忠報國死非其罪其追謚祠祀在宋
具已舉行公之受冤雖同而功業所就則大過之宜如
其子所請制可賜謚曰肅愍建祠于墓表曰旌功命有
司春秋致祭其文有曰逢時艱為安內攘外社稷之功
世永不忘復賜贈官誥其畧有當皇祖北狩之時正國
步間危之日乃能殫竭心膂保障家邦迴鑿有期論功
應賞不幸為權姦所構乃隕其身輿論咸冤恤恩已錫
茲復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用詔旌崇之典天語

丁寧垂之萬世蓋至是而公之寃以白功之公以著矣
於乎休哉於是冕旒書京師為岳在里烟之隸又適官
禮曹親承德音宜為具術其事勒之墓碑以昭示無極
岳不敏何足以知之按壯公諱謙字廷益姓于氏號節
庵其先家河南七世祖某仕金為徐州節度使知開封
府六世祖某階朝請大夫延津令五世祖某定遠大將
軍沁水合金末兵亂譜牒散佚僅存官秩而亡其諱四
世祖諱伯儀金亡奉母遷雲中元初收括新附復遷薊

州仕至朝列大夫太常丞兼法物庫使累贈禮部尚書
上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妣晉贈河南郡夫人高祖
諱夔起家中書掾累中書大夫河南江北等處地中
書省叅知正事護軍追封河南郡公妣張贈河南郡夫
人曾祖諱九思階中奉大夫湖廣道宣慰使都元帥延
祐間為杭州路總管致仕遂家于杭故今為錢塘人祖
諱文入國朝仕為兵部主事改工部父諱彥昭隱德不
仕自曾祖而下階以工貴累贈榮祿大夫少保兵部尚

書曾祖妣馬楊祖妣施妣劉皆贈一品夫人皆生有異
質甫七歲僧蘭古春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長游
邑庠領永樂庚子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宣德紀元丙午
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公風儀峻整音吐鴻暢每日侍奏
對上必注聽院長都御史顧佐風紀甚言獨器重公巡
按江西奏白誣獄出數十百人於死刻治王府之以和
買害民者一道肅然比還復同錦衣官校往理宮船乏
貨私鹽者公不避權貴河道以清上親征武定州罪人

既得命公數其罪公辭嚴義正肆口而成大稱上指師
還受賚與從征大臣等自是受知於上屬意用公矣庚
戌河南山西災廷議必得大臣兼理之上親署公名擢
兵部右侍郎賜^勅以往年方三十有三朝野榮之公感
上知遇夙夜輕晝遍歷梁晉間問民之所欲惡而幸革
之民大感九九載秩滿進在侍郎公在鎮久多善征在
河南者尤著若勸民糶粟官為收糶以備賑荒預豫河
患督採近地草束以備築堰公庾積久易敗即減價而

糶旁省亦獲以濟征輸脫有贏餘即以鈔折納官明交
以為便歲旱奏減存留糧草積誠以禱雨澤民忘其災
河流歲衝土城遂築大隄以障植柳以固立輔設夫役
以備脩補復植柳于道以蔭行旅鑿井以濟道渴迄今
存焉時議者欲移山東薪炭及大名牧馬于河南公抗
疏止之山東陝西民流徙其地公為立里以居給田以
耕不使貽患地方後皆視以為法其在山西奏革大同
鎮將役軍耕種之弊盡入其田為軍屯復以大同遠在

邊乞專差御史一員巡歷其地庶奸弊可革遂為永永
列議處脩築鴈門軍役議派柴炭人夫通融有法仍奏
減七分之一以甦民困時災傷流移公設法招徠又恐
復業者憚於徵輸無固志志即奏免所欠稅糧復請着
令有司考績以有無流民為殿最使之警焉地霜早旱
田簿收當輸邊者多折賚金銀姦民恒竊以迯公奏遣
官解以懲其弊且請免煎銷以便分結尤為民利公嘗
自河南抵山西夜經太行山有羣盜持兵喊而前從者

駭愕公厲聲叱曰汝何為者邪盜聞公言大驚散去其
德威所著如此有叅議劉孔宗者律已甚嚴頗與流輩
寡合衆構賊罪污之公知其誣即奏曰其事恒以盈滿
為懼請舉叅致孫原貞王來以自代時中璫王振方用
事有御史姓名類公者嘗忤之意以為公遂乘機嫉言
者劾公擅舉自代罷為大理左少卿二省之民倍道赴
闕交章乞留親藩亦以不可無公為請乃復命巡撫實
正統丙庚歲也明年復為兵部右侍郎留理部事公考

妣相繼歿皆命奔喪兩遣行人汪浹抵杭賜祭治葬事
懇乞終制不許又明年己巳虜酋也先寇獨石馬營至
秋遂猖獗上下詔親征公與尚書鄺公瑩上言邊防將
士皆可托以制虜不為上煩六師且皇上宗廟社稷主
無輕臨戎懇留不聽八月望日師次土木虜安至主將
失律王師敗績皇輿北狩宣府懷來僅以自保治邊城
塗奔潰一空京師大震時公獨任部事北望折以以誓
滅虜將議集兵為守獲京師計會皇太后命郕王監國

以係人心于時臺諫廷論土木之變罪歸王振王始攝
朝倉卒未處分錦衣衛指揮馬順素附振意頗不平
衆起猝順擊死復索振所親信二內侍將擊之班行誼
雜無復朝議王疑懼屢欲退諸大臣亦多斂避公堅立
不動時掖王請留且諭降旨宣諭羣臣無擅動振罪俟
請命太后行誅順罪應死勿論命將軍函擊二內侍死
衆乃定退朝漏過午刻公袍袖為裂吏部尚書王公直
執公手曰今日正賴公等若某百輩何能為公辭謝不

敢當進兵部尚書固辭不獲始就職公受任多事之際
首劾扈從失律者武臣故興祖輩文臣王佐輩皆宜議
罪以聞庶後之任事者之所用命從之王嗣位尊上
太上皇帝號改明年庚午為景泰元年公入見泣對曰
虜賊不道犯我邊疆遮留大駕北既得志將有長驅深
入之勢不可不豫為計邇者各營精銳兵械且盡宜亟
募兵易漕卒以備調令工部分局治兵器以備用師師
九門尤為要地宜令都督孫鏜衛顥張軌張義雷通分

兵以守選事中御史王竑輩佐之列營于外以振軍威
威徒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安插無為虜所掠通州所
積糧數百萬挽運固難棄之或以資虜宜今在官食糧
者悉詣關支人以多寡受糧以歸全集京師度幾兩便
大同宣府常經虜剽掠請勅各地守臣協力防鎮訓練
修飭務使有備至於選任人才尤為至務文臣如軒輓
者宜令巡撫無臣如楊洪柳溥者宜為將帥軍旅之事

青谿漫稿卷二十二

明倪岳撰

墓表

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張君墓表

成化乙巳閏四月二十九日監察御史張君世用卒於
南薰客舍予既與諸交游往哭之其孤立將扶柩歸葬
乃奉君同年友中書舍人楊一清所為狀踏門請文以
表諸墓惟君自正統丁卯充邑庠弟子員至成化戊子

始克舉於鄉遂登壬辰進士拜太常博士簡授四川道
監察御史歷官總十有四年雖一再遷不過七品得年
四十有九而已平日所抱負自視當如何卒亦不能究
厥施豈非命耶君幼穎敏讀書過目成誦學易於鄉先
生深有造詣年十七試藝京闈弗利督學憲臣恒奇其
文以魁解期之文名熒然起淮楊間然往試輒北蓋久
而後捷云君負才識有幹局初試政戶部協理軍諸給
賞河南潼關有功官軍因事裁畫時稱其能為博士有

事郊廟禮度閑習每以郊恩膺白銀文幣之賜為御史
巡視光祿不刻不縱出按福建鋤惡植善風裁凜凜聽
獄明決庭無留訟審錄重刑多所平反嘗奏黜閩帥之
不職者上從之一道肅然閩故多文獻憲節所至訪求
先賢遺跡存問其子若孫多作興而振起之尤以重學
校敷風化為首務登覽山川感今懷古不廢吟咏時以
勞動得疾猶強起巡歷弗敢自逸及瓜之日案牒一清
然亦未始以才辭自雄既抵京師疾小愈念時之冒進

者多名器消冗即具疏率同列論之朝廷嘉納焉甲辰
地震京師君復欲條舉時政之弊者以聞會疾作乃已
自是雖歸卧床褥乃心王事未嘗少置每與人言政事
得失人才賢否上下古今治與亂有不當意詞色俱厲
氣勃勃不平如是者雖經日不厭人勸之亦不止以是
疾益劇今年春上疏乞歸事下吏部未及覆可而君卒
矣君性至孝能事其親疾且殆獨呼其子曰吾死不足
恨獨吾二親七十在堂不及終養所恨者此耳君明爽

勁直過人無賢不肖皆驩然無間而胷中了不可混至
與朋友處所論與事是是非非輒面加詰難不為退言
故久而益信視義所在必竭力赴之不復顧忌周窮賑
急恒恐不及兩任皆清要然未嘗增拓故業服食儉樸
如未仕時惟於賓客之奉輒致盈腆觴酌笑歌必盡其
情及其持憲嚴肅雖至親亦不可干以私明易學有經
指授者輒能取科第為詩文旨意超逸格律深穩而於
辯識裁評別高下皆出人意表識者亦以君為知言

所著有竹西稿凡若干卷藏於家君諱稷世用其字別號竹西居士世居揚之寶應孝義鄉曾大父谷成大父仲仁父彥明以君貴封太常寺博士母鄭封孺人配孺人許氏戶部梅交文誠之女子一日立敏而知學女三適古文陸全其幼在室其生為正統丁巳二月五日葬以卒之年月日墓在某之原君之中表弟尚寶司卿仲君惟馨予友也故君之交於予亦深以平日所聞於惟馨稽之於狀其行誼表表可書以傳者蓋多矣惜余不能以盡之也若君者豈非慷慨不羣之士也耶君子謂君之志極高才極賸使大所遇其所建立豈不偉歟而年不待之也悲哉是為表

安成王處士墓表

處士諱緝字紹熙姓王氏其先撫之金谿人始祖德載李唐時刺吉州按歷安成南里之金田愛其地勝因家焉傳至十六世孫曰鳳儀生文源文源生命仁命仁生敏忠則處士之高曾祖祖考也處士生而警敏氣豪邁

有志事功家素饒於貨甫弱冠即出商遊荆岳間遂寓居
華容之板橋拓產益盛每得一美味必寓歸二親度未
及嘗不以入口歲時供饋者往來相望於道每歸省於
家克勤子職二親安焉嘗謂其配劉曰經營於外以供
甘旨吾之事也朝夕供養不違親志汝其任之故處士
以處於外無內顧憂亦劉之能相之也成化甲午有司
選充萬石長處士歸督賦有方催科無擾有逋負而貧
者輒為代輸故上足公稅下遠私怨人皆賢之壬寅楚

民大饑處士應詔輸穀七百斛華容陳尹將舉章服榮
身之令處士曰某不敢當必不得已願移吾父陳稱賞
欲成其志而二親相繼卒矣奔喪歸號痛幾絕葬祭一
以禮宏治戊申楚又饑處士輸穀視壬寅倍之時知縣
梁澤欲循例授以散官處士曰公家急難有財者輸委
臣子職也况所輸者楚地之產敢以此冒寵乎力辭不
受梁歎服焉時遠近民居恃以舉爨者數百家流徙
日過其門傾所有濟之不少吞賴以存活者甚衆而以

寓居卑隘將事營拓由是蒙惠者悉來趨役不約而同
落成之日仍計功以償人尤感德戶部侍郎劉公大夏
程公萬里布政使王公儼邑人也聞而嘉之皆為詩文
以紀宏治壬子甲寅歲復連歉處士復出白金一百六
十兩糴穀以賑視壬寅不啻倍蓰矣邑有板橋官道東
西二橋歲久傾圮行者病涉處士獨任修葺蓋捐貲數
百金知縣聞君嘉其義親詣賞勞仍令儒學教諭舒珪
為文立石以識至今名之曰安成王處士橋人有急難

告乏者周給恐後貸者貧不能償輒焚其券好禮接賢
士過逢觴酌必盡懽乃罷待鄉黨處鄰里曲盡恩意丙
辰歲以久客於外浩然思歸即日趣裝以遠近送者
遮道至垂泣不忍捨抵家不旬日即嬰疾以十月既望
竟卒人皆謂得正首邱實陰德之報非偶然也其生為
正統庚申二月望後二日享年五十有七葬以月日墓
在某山之原配劉氏有淑行生子一君珮能世其業女
一裕真孫男二長朝彥補縣學生次朝用孫女二葬有

期日君珮走南都懇於大司成劉公奉其族兄刑部郎中懋中所述狀來請予文表諸墓上之石劉公其邑顯者懋中族子姓其言處士之賢宜信不誣乃為按狀序次之而為之表曰昔漢卜式以田畜為事方漢事匈奴願輸家財助邊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助貧民當時北邊有興西河歲惡富豪皆爭匿財惟式尤欲助費故朝廷獨尊顯式以風百姓而史亦稱其拔於芻牧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至與倪寬並例亦賢矣哉夫世

之擅利以厚殖忍物而吝予者何限若式所行誠不可
以多得今觀處士雖於客寓之遠不異鄉邑之厚捐貲
賑貸至再三惟急於施而遂隱其迹獨有其實而亟辭
其名則式之崇階顯爵率繇於此不已泰乎其餘處
士之所存宜非所能及矣語曰不謀其利不計其功處
士有焉故予特論著之有以為來者勸云是為表

明故承事郎順軒錢君墓表

南京少司空徐公公肅抵書於予曰吾錢氏之甥奉不

幸以疾卒其子奎將卜吉以葬既得里姻李司成為誌其藏敢乞一言表諸墓道以示久遠謹磐石以俟子惟司空之請切而勤司成之誌核而信乃受而序次之以為之表曰君諱奉字思孝姓錢氏別號順軒系出吳越武肅王之後有諱邁者仕宋守通州子亨父從建炎南渡家常孰之矣浦常熟之錢相傳自亨父始至諱本忠者復遷祿園以仲子衡貴贈吏部稽勳主事自是族聚而居甲於一邑子伯璵隱德弗耀生子景豫少穎敏年

僅二十三而沒則君之曾祖祖父也母徐氏贈副都御史同邑敏叔之女景豫沒時君僅三齡實惟母氏撫育保護劬心瘁力君亦早慧有志繼述卓然樹立老成慎重鄉長者咸器之錢氏族大而繁競以豐阜稱君方幼孤弗任勞勩處乎其間若無所事事者而故產開拓田園之闢輪奐之美日盛而月增人咸謂景豫之後為有人矣君性孝友喪父時祖母周尚無恙奉養甚備及沒喪葬亦盡禮痛父早世言及輒悲建祠堂以奉四時之

祭竭誠殫慮務於精潔事母承顏養志克盡子職極力
顯揚母節有司具以疏聞成化初有詔旌表其門君慨
然曰吾無以報國乃捐粟千斛以資賑貸得授承事郎
從六品散官君真實無偽義理昭融而不事表襮應事
接物咸得其宜人有不平者多就質君一言而決靡不
信服雖處富足而儉於自奉至於義舉則汲汲恐後祖
墓頽圯時加修葺龐趙二寡姑恒迎養於家姻鄰之親
與閭里之賢者困躓則扶植之患難則拯濟之以至居

善藥以已人之疾者給槨以葬人之死者捐衣食以予
人之饑寒者修輿梁道路之病人之行者蓋不遺餘力
焉邑嘗發民濬黃泗浦之淤區畫供餉君獨任之其行
義蓋如此君年四十即不入城市惟以治生教子為事
諸子讀書飭行克亢厥家家僮千指各授以業外內斬
斬賓友過從禮意款洽士大夫咸樂親之以宏治乙卯
九月十四日卒臨終惟以老母為念不及其他距生為
正統壬戌三月五日得壽五十有四而已初配龔氏先

卒繼陳氏子男八奎壁翼軫婁叅星亢奎義官翼國子
生女三孫男三儼侃偉女八葬以卒之明年正月晦日
墓在來鳳里涸岡之原以龔氏祔嗟乎自古世家鉅族
衣冠累葉益隆而弗替雖祖考積善之基深厚而不拔
亦其子孫多賢繼承之不乏而後能然耳故古之論世
族者嘗謂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蓋怙侈滅義者將由
惡終而惟德惟義惟以永年固其理也惟錢氏自吳越
有國以來五百餘年於茲子孫散處天下者夥矣而吳中

之錢獨盛若思孝君又其表表者然其所以稱賢於時
則惟以孝義之行勤儉之德泊然以君豐亨裕大之業
所謂世俗驕侈之習一鏟而去之譬之喬木之植其本
既固其枝幹柯葉日翳鬱而暢達者由培之者之有道
故也錢氏之澤其有涯哉故予因徐公之請嘉思孝之
行有可書者遂大書而揭之以為世家之子孫告俾亦
知所式焉是為表

墓誌銘

江西永豐縣儒學教諭楊先生墓誌銘

成化庚子九月一日教諭楊先生卒岳走哭之惟先生少與先考文禧府君為同憲友先生考無恙時嘗為之作傳為著朋友相知之誼故叙述加詳蓋曰先生諱達景通其字楊其姓也山西平陽之臨汾者其世族應天之江寧則國初之所遷也諱伯林其祖純篤瑞厚為邑耆宿為鄉飲上賓諱彥用者其父也先生事彥用及母范克盡子職沒能葬以禮兄執役京師事印媿尤謹且為

嫁其女如已女其孝友之行也宣德丁未從大理胡公概所選拔俾游京校學日益進為詩文有奇思知名公卿間卒業太學大司成重其賢同舍者推讓之及門授經之士多所造就雖侯門世胄之子亦各成其材為時名臣其修之已而及之人者也既以為場屋困年益長乃自太學援例而起俯就校官之選景泰乙亥始得司訓溫之永嘉居九載德淳教明士子懷服守宰以下亦知尊禮去之日人不忍捨以績最進秩永豐教諭其教

永豐如永嘉未幾即謝事歸則其小試於仕者也夫進
不偶於有司仕不竟其所負位不稱其德落落才賢齟
齬以沒固其命也春秋七十有一永樂唐寅十二月二
十五日其生也配氏有淑行曰宗錫曰天錫京庠生其
子也都城之南鳳西鄉之原其墓卒之年某月日其葬
也銘曰修髯豐頤有偉於儀韞珍其奇出也後時卒
尼於施伊後之遺

青谿漫稿卷二十三

墓誌銘

明故湖廣長沙府通判陳君墓誌銘

成化初予官翰林時郡人陳君堅遠領南畿鄉荐來謁
予世翰堂癯然若不勝衣而言動不苟溫然君子人也
再試春官不偶即挈家京師僦屋隆福橋西蕭然一室
兀兀以事問學四之士多從之游如是者蓋十餘年

明 倪岳 撰

卒以不偶有司乃棄去就選銓曹拜黔陽知縣九載秩滿進長沙府通判其弟鏡亦以某知縣為隕陽通判兩郡相望二難競爽時以為榮未凡予奉命來典南銓乃聞君丁內艱歸以憂勞致疾遂至不起惜哉葬且有期其孤沂謂予知君惟素乃奉夏銀臺所述事狀介鄉友郁景章哀經躋門泣請為銘予方期君遠到而遽至此方為悼惜不已其忍執筆銘君墓哉然詎不可辭遂按狀序而銘之君諱錮字堅遠姓陳氏別號建宜子其先

居考亭宗相秀國升之之第升之仕至昭化軍節度使子澤補京秩以言青苗謫明州子孫遂為鄞人至祖瑤國初以名醫徵詣京復有籍應天考諱愷號艾庵醫益有名以君貴贈文林郎黔陽知縣妣張繼盧俱孺人君生而性質清粹族兄都憲瀛奇之謂艾庵宜篤意以教因遣從金克明先生授經日有造立遂占成化乙酉京闈高第積學既久文名益彰辛丑往蒞黔陽邑邇夷俗輕刑喜訟君力諭解之民知所向鞭朴不施公庭寂然

乃構堂曰面山日坐其中若無事者至于置養濟院使
窮者有所歸立社學使蒙士有所教闢山田餘千畝積
義倉至萬石使貧無力者飢無食者皆有所濟沅水迫
城每春輒泛溢為患君鑿石為隄而患遂息徭獠肆掠
每夜輒驚疑為害君堅臥不起而害亦除楚俗居喪多
擊鼓為歌而詞甚鄙君取古哀詞梓行邑中以正之使
民知送終之禮建寶山書院以祀唐死節張扞宗縣令
饒敏學使民知崇德報功之意他如遇歲旱禱雨輒應

定賦役公正有法山夷輿編民爭田久不服得君一言
即決老稚爭肩輿送君其見信異類如此及他善政尤
多不可殫述部使者累以懋異之績聞于朝遂膺推恩
之典錫之勅命有撫字有方操修弗懈累書上最之褒
尋亦有長沙之擢矣去任之日民攀泣不忍捨蓋得民
之深云及為長沙作來湘賦以自見藹然忠愛也誠殆
與賈生吊屈原者相先後善讞疑獄民有寃者皆赴愬
於君修岳麓書院以祠文公南軒作極高明亭以待來

學之士奉詔重修親藩府第費億萬計君搏節有法公
私不擾王甚重之藩臬亦倚君為用聞母太孺人計即
日奔喪歸哀毀踰節竟以是卒得壽六十有四其生為
宣德 年 月 日卒以弘治丙辰七月十四日先配
周氏贈孺人繼金氏封孺人子男四沂濬皆嗜學淳潮
尚幼孫男二時應時閏葬以卒之年 月 日墓在

山之原君性孝友少喪母事父庵廬孺人克盡子職
與兄鍾弟鏡處恩誼尤篤平居喜好文事興山水所蓄

法書名畫甚多有適齋紀行澠溪江臯湖南諸稿若干
卷藏于家居官清白始終不渝然留意民事所至有穀
使天下郡邑皆得如君其人布列于其間民病其有弗
瘳者乎乃至循良如君而又不獲大究厥施如此誠可
惜也銘曰清廟之王曰以在匱倚蘭之馥汎乎幽谷用
之弗足毀折胡速豈弟膏沐郡邑且錄青山之麓以瘞
賢淑銘焯芳燭百世是告

故朝列大夫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議致

仕朱公墓誌銘

弘治丁巳正月七日四川布政使司右叅議致仕朱公以疾卒于金陵之第其子嗣隆告計于公館甥湖廣按察司僉事曹君玉且曰墓必有銘然知吾父者莫子若子其狀列事行將奉以于當代執筆者玉既聞訃而哭已乃述公平生履歷之詳歸于嗣隆于是哀經踵門謁予文以銘其幽公為吾鄉先進詎不得辭按狀公諱貞字惟正姓朱氏別號息軒其先揚之泰興人勝國時

高祖任任龕山巡檢慕錢唐山水之勝因往卜居焉曾祖復嶧縣尉祖緄入國朝為大都督府宣使黔寧昭靖王沐公重其學行為請于上廷為塾師改授學錄始家金陵考皞以家學嗣居師席故黔寧之世克篤忠貞蓋有由也母平氏虎林仲微先生之女有淑行通小學女教諸書尤善教子子四人公其仲也少聰穎異常免甫十二即辭父母從國子助教張山觀先生授詩經每朔望始一歸省及張去任復從禮部主事謝廷輔卒業授

書經補應天即庠弟子員益力于學景泰癸酉領京闈
鄉荐天順丁丑登進士高第擢河南彰德府磁州知州
時朝廷遣中官取異魚磁地所產不多民苦逼迫貳守
以下將引避公不可曰朝廷設官以為民也乃秉誠禱
于河異魚湧至且委曲調護民免于擾內閣南陽李公
鄧州人聞公政績遂荐為鄧州知州天順壬午歲也公
嘗聞鄧州及所屬內鄉新野二縣之人往與本省閩鄉
及陝西一帶驛夫更易走遞但彼土著之人素豺貪狼

故至者輒被抑勒捶辱並施財力俱困歲以為常無所
於愬公乃具疏乞各于本土應役庶免斯患遣人以聞
報可自是民享其便李公聞之緘詩以賀甲申以公務
遇磁民具壺漿以迎者數十里時南陽守適與偕行見
而嘆曰世之仕者既去而不敢復造其地者有矣居何
去思之深也成化丙戌荆襄劉千斤作亂朝廷命將討
之兵行所至供億百出稍遲則典守者輒被叱辱且攘
奪一空將次鄧州民皆感首以俟公乃擇傷學生員有

幹局者令各具衣申分主其事至則叱辱無于施仍極力營辦軍用不之害弗及民是年冬丁外艱明年丁內艱起復陞南京刑部郎中仁恕明允獄以無寃三載考最得賜誥贈考如其官母妻贈封皆宜人尋陞四川布政使司右叅議奉總勅督松潘等處糧儲松潘地極陰遠每歲會計遠儲民憚轉輸之艱寧甘拖欠甚者逃去以為常間能運至而前之官此者或厭于煩不以時受坐候既久姦弊滋甚民益苦之邊庾不克率由于此公

至勤已恤下凡轉輸至者即與收受不以多寡為限民樂趨焉嘗欲奏請東西二路每于中途設一倉俾得兩次例還以便民封事已具以與巡撫所議處者不合而止恒以為恨公又以沿邊守哨多以免死罪者充但去家既遠衣食俱乏強者則逃弱者則死公嘆曰此豈立法備邊恤刑之意况舊有量給口糧例乃違之巡撫旗軍月五斗舍餘月三斗自是至者得安其止無逃亡之患矣松潘與西番諸種相隣不時剽掠為患公撫禁有

方不復肆電惟黑虎一寨獨肆桀驁招怀不服公與總
戎者謀密為勦補隘境以寧事聞賞典將行而公遽以
老具疏乞歸矣瀕行軍民攀送不忍捨鎮巡大臣及諸
司縉紳皆為詩章歌咏其美盛供張以餞觀者榮之矣
卯春抵家躬葺田廬為娛老計即舉鄉飲必敦請以為
介賓勝日則與鄉士夫故老效古人真率會以為樂雖
年踰七望八而康強若少壯惟以詩酒自適于林泉之
下意泊如也性至孝痛親蚤世每歲時祀享未嘗不泣

下沾襟保重遺休不棄膚髮慎于交際雖遇童子必以
禮以故居鄉居官與物無忤尤樂賙恤親隣有喪貧不
能舉者率為資給有舊識某者稱貧久不能償公召其
子以故券與之去祖塋數里許別擇隙地以葬臧獲之
亾者其所存長厚益如此自幼上楷法晚變為行書駸
駸古人所著有息軒稿若干卷藏于家公既嬰疾度不
起即召嗣隆語之曰我敬歷中外不為不顯優游桑榆
不為不壽多福令終幸兼有之茲復何憾惟汝讀書勸

行勉圖立身之計吾目瞑矣遂卒距所生永樂辛丑二月一日享年七十又七先是三二年公於壽藏衣衾棺槨之類悉為營建務底堅美肆今無倉卒之慮人益高公之識云配唐氏封宜人燕山右衛千戶禮之女側室楊氏子二長即嗣隆應天即庠生娶王氏錦衣衛指揮俊之女次嗣賢蚤卒女五長適即曹僉事王次梁玉陳裸胡鑑陳節皆京衛指揮孫男一臣忠孫女二皆幼葬以卒之年某月日墓在江寧縣長泰北鄉鷓子山之原

銘曰朱氏之先世以儒顯有賢嗣興蘭茁于畹德馨發聞優入時選班資屢升恩命已腆即以惠施獄以平讞于蕃于宣素蘊畢展倦游東歸世累斯遣宦業之承惟後之衍鷓山之墟卜宅非遠焯行著銘百祀其闡

中奉大夫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致仕秦公墓誌銘

江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致仕秦公既卒之又明年為弘治丁巳越 月 日其孤銳始克奉公柩葬于邑

惠山聽松菴之南乃具里彥李舜明所述狀佯未請銘
昔公之以微恙去官吾黨縉紳之士咸為之惋嘆而今
則已矣按狀公諱夔字廷韶姓秦氏別號中齋宗淮海
先生少游之裔先生之子湛倅常州乃有籍于常先生
初葬高郵後遷于錫至公六世祖瑞依墓以居遂為錫
人既而遷今所居鳳光橋者曾公祖諱彥和諱季昇者
公之祖以厚德重于鄉以能詩名于時始封兵部主事
進武昌知府諱景暘者公之父其配殷封安人贈恭人

者公之母也公生數歲以穎敏稱武昌遣從楚府伴讀
余季樞游卒業于東平知州劉超遠之門學有造詣遂
領天順己卯京闈鄉荐登庚辰進士第奉詔賜歸明年
入朝拜南京兵部武庫主事進職方員外郎再轉武庫
郎中成化壬辰出為武昌知府以內艱去服闋 江西
之建昌乙巳擢福建右叅政嘗在告者逾三月丁未進
江西右布政使遂以疾致仕此公歷官之槩也公始筮
仕勤勵弗懈有志事功其在武庫即奏草隸卒之冗者

以杜請託迄今民受其惠其在武昌地大政繁且潘泉
所蒞事恒掣肘公首首除奸惡植良善興學課農積穀
緩刑創養濟院定均徭法一意愛民如恐不及巡撫都
御史繁昌吳公永新劉公前後至皆禮重公仍下其均
徭法於列即行之嘗祀神至江潁見一婦反接投沙中
氣將絕頃之少甦扣之則曰妾杭人柳氏隨夫商于外
為盜劫殺將汚妾拒不從因投于此公即收置屏處蹤
跡得盜寘之法歸婦于其家優人李昆寓長沙見陸氏

女美而多貲乃百計求得之其族兄來赴秋試具懇于
公公按正其罪女還陸氏由是巡撫巡按及藩臬之長
交章疏公治行為湖南第一旌擢將行而公以憂去先
是即中百需皆取辦諸市人不酬有民用怨咨公乃閱
帑藏之以贓罰名者為銀若干兩即散給市民歡動閭
巷或曰公且去宜私其餘公怒斥之悉籍其數置故處
乃歸民至攀轅不忍捨有役均訟平之謠其在建昌決
尤健訟公治之如武昌始皆懼服廣昌有何姓者與令

有隙他民將訟令令疑之乃陰令人首何罪惡密捕得
之論以極典何族訴于公公疑焉詢之人曰寃也乃逮
首者詰之曰爾何得厚誣平人吾固知非心也第以
情言之否且得罪其人流涕吐寃何遂免死吉水彭任
二大姓相奏詰逮者百餘人歲久不決憲臬以屬公擇
曠地人相距數丈則立一本繫之使不得相耳語乃次
第鞫之語或矛盾輒加考掠不旬月盡得其情獄成民
伏辜聞者快焉其治瑞州獄亦然公此政績之著也公

自幼嗜學于書無所不讀為文章下筆累數百言滔滔
無滯詩清麗有唐人風書法趙松雪景仰先哲所至考
求遺跡修舉廢墜如武昌新張乖厓祠葺黃鶴樓建昌
復李泰伯魯南豐祠皆措置有法後弗及民遇山川佳
勝處登臨懷古形之賦詠尤多性剛直善善惡惡無所
苟故平生所交游必清介有文之士待察友一以信義
處鄉黨遇族姻和而有礼平居簡約未嘗輕涉公府此
公學行之優也性孝友以殷恭人沒弗及奉含歛每言

及輒勸事武昌敬愛備至在金陵建昌皆迎就養及致
政歸尚無恙乃作五峯草堂天全亭于九龍山下建隆
壽堂于所居之坎隅日與二弟旦奠奉武昌游衍其間
武昌喜談詩好登山臨水為樂每遇勝日必延致騷人
墨客親奉杖履以從鄉人崇之如是者數年反卒公哀
毀踰節疾復作瀕殆乃執二弟手索筆為書惟以弗克
躬襄大事為恨言不及他此公孝友之寔也其卒以弘
治乙卯十二月十二日距生則宣德癸丑五月三日得

壽六十有三所著中齋集若干卷藏于家配沈氏封安
人進恭人子男一即銳攻舉進士業為邑庠生女五皆
適儒族初公既得告壤茂林修竹秀蔚而深窈心且樂
之將營壽藏而未果至是銳乃既其地營建塋域具
法式蓋踰年而後成遂以葬焉惟公卓犖之才清粹之
行動名炳炳方將進軼古人而弗及大施遽以疾沮豈
造物者亦有意于其間乎否邪嗚呼惜哉銘曰惟貌之
癯惟德之腴揚于天衢焯乎令譽其進也徐雄藩載居

公望未踰公才有餘忽然懸車公体之瘡若彼龍駒托
于馳驅孰不歎歎公心則娛山水盤紆以為親愉九龍
之墟爰有幽廬擅美一隅惟公所須我其銘諸百世弗
渝

青谿漫稿卷二十四

明 倪岳 撰

傳

劉將軍傳

將軍諱安字宗休姓劉氏其先河南光州固始人曾大
父寶元季仕為河南行樞密院副使國初歸附授武畧
將軍大父興洪武未嗣為武德將軍武昌右護衛復所
正千戶宣德間改徐州左衛既老子政嗣將軍之父也

正統間政卒將軍嗣仍隸於徐將軍性疎曠爽即敦義好禮事親以孝稱信於朋友樂交接賢士大夫居官餘三十年當國家承平之日韜畧之識雖出革行而無所於試獨折節從儒生談論古今上下賢否成敗之迹故其在官能惠愛於下一祛當時養養腹削之弊所處雖約視人之急則致力惟恐後其族姻閭社之貧不能存者輒賑貸之婚喪之不能舉者悉為周給俾不失正統已巳口北隆慶庠生王彤携家避兵來徐無所依泊聞

而憫之亟館穀焉尋失偶為擇良配彤明經學即命子弟從之遊既而津遣卒業太學後拜德化縣令嘗與徐庠生申英善書札之費悉出將軍一日有碭山之行假乘馬而斃皇恐請贖將軍笑謂曰獨不聞車憾乎奚其償後入太學仕為廣宗典史卒貧甚既歸其喪復經紀其家常語人曰英子女吾子女等耳他日成立室家之托吾當任之成化丙戌歲且歎有司軍廩不時給什伍困乏將軍出所藏麥種二百餘斛散給其時

泉賴其濟嘗構一軒幽篁芳樹有泉石之勝榜白覽翠
薦紳士過徐者必延置其中觴詠弥日迄無惰容甲午
之春指揮李洪者會飲軒中愛其白石盆池諦視久之
將軍心知之適李督漕之京未與也未幾李道卒乃太
息曰此孝子之與徐君也吾固心許之其可倍乎遂遣
置其柩前人高其行乙未春即引年乞休致其僚屬偕
詣部使者請留許之竟以是年八月卒得年六十三葬
之城南銀山之陰配王氏封宜人先卒子男二月顯嘗

遊郡庠次進士業兩試弗偶今嗣其職曰穎孫男二曰
貢曰質貢尤英特方在童子即能敦行孝弟其世澤益
未艾云論曰

太常博士張君稷嘗言劉軍在武籍而行義卓卓不
不下古人傳有之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
信以成之夷考其行益無流蕩矜傲之習而有誠薦之
美豈其好義本於天性而親賢樂學又足以增益之歟
余聞鼓城之俗率多任狹節氣好尚賓遊若將軍者固

其傑然者耶

予平生不識劉將軍而聞之太常者如此故為之作傳卒以太常之言實之使太常之言可信則是傳為不浮矣

黎文僖公傳

南京禮部尚書致任華容黎公先生之卒訃至京師上悼惜賜祭于家者再命有司治葬事謚曰文僖其孤戶部主事民表奔喪南歸俾岳述公事行為傳以備家乘

之末念自天順癸未之秋公方在場屋司考校岳幸以書經登第忝門生之列及入翰林復獲從公後辱教愛者久於公之沒無能為役其敢以不敏辭接狀公諱淳字太僕姓黎氏別號樸菴學者稱為樸菴先生世為岳之華容人本姓楊曾祖諱元勳出繼姑氏遂從其姓祖諱仕植考諱斌宣德中舉楷書為寧縣丞有惠政民建祠祀之自祖以下皆以公貴贈南京禮部尚書妣皆夫人公生有異質自幼即肆力于學侍父宦游與兄質深

相師友長八邑庠補博士弟子員景泰丙子舉湖廣鄉
薦明年天順丁丑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拜翰林脩撰辛
巳預撰大明一統志成有金鑿之賜癸未同考禮部會
試憲廟登極紀元乙酉克經筵講官丙戌九載秩滿進
左春坊左諭德丁亥脩英廟實錄成進左庶子宴賚有
辛辛卯乞歸省有寶鏤之賜甲午考順天鄉試丁酉脩
續通鑑綱目成進少詹事兼侍讀戊戌今上毓德青宮
出閣進學日侍講建試充讀卷官擢吏部右侍郎丙有

午改南京吏部丁未九載秩滿進左侍郎加正二品祿
今上登極擢南京工部尚書尋改禮部辛亥以未疾懇
乞致仕優詔許之仍賜誥追贈其先蓋異數也壬子以
建儲恩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鄉至是卒公性耿介與
俗寡合居官廉慎守法不為苟同初入翰林有言官被
謫者即抵書當道請救之考鄉試時有試卷甚奇公喜
得入及後二場卷入輒不類公移文外廉使勾稽墨卷
果騰錄生截卷以為所親地者公具發其姦而卒置初

卷于首乃名士馬中錫也丁酉鄉試錄多舛謬摘數十條以聞事下禮官集議行之抵諸提調考試官於法在吏部請謁不行人有行檢不飭者雖所愛不為掩庇下至胥隸亦嚴憚焉時費用事勢方熾眾皆趨之公獨不與通問先是凡有內降明日所司必廷奏補本蓋虞姦也或以奏補大頻欲正勿奏者公曰此舊典不可廢眾疑公言已而卒罷廷奏而公亦南遷矣在禮部疏陳正風俗革姦弊數事上采納行之平生篤於孝義痛二親

早背四時祀享務盡城敬兄嫂繼卒撫其孤民獻及女如已出處二弟沾滄極友愛公歸省過臨清適鄉人董副使走圭喪其妻而廷圭方便邊公即舁其柩歸葬焉太僕余鄉孟享卒貧無以葬公倡諸鄉宦合衆賻以舉其喪鄉吏鄧祿嘗以銀一錠寓公祿死子幼公藏之十年俟其子長歸之所居第恒置局鑄不通遺遺處僚友之間委曲傾盡或有過必面折不必怒然意無他人皆信其誠惠習俗日侈躬持一約每喪宴會率有常則日

食不設兼味泊如也家廷化之妾媵而下布素蕭然不
異寒士人以為難邑有黃洋陂滄溘病涉即捐貲築隄
其長四十丈民免於患公嗜讀書極於瞻博為詩文豐
裕典則字亦道整所著龍峯集若干卷輯錄本朝試錄
六百四十卷藏于家公善教人尤好汲引後進及門之
士登甲科躋顯仕者累累有之晉史嚮學者公亦親為
考課癸卯鄉選登薦者四人其一遂舉進士前此未有
也諸子督教有法民表登甲辰進士民收庚戌進士民

獻亦頌鄉薦皆出庭訓焉配金氏有淑行累封至淑人
卒贈夫人子六長民收次民表民稟金出次民安國子
生民俊民信側出女四荊州府學生張永宣鄉貢士程
鶚縣學生羅禧其婿也一在室孫二在紀章女一公生
於永樂癸卯十月二十九日卒以弘治壬子四月十又
八日壽七十墓在黃湖山之原嗚呼昔我先君府君自
翰林積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及賜仕也亦曰文僖
於公始終若相符者岳於是重有感焉矧公名德雅望

位極八座法當立傳國史岳也何足以知之姑以主事君之託謹換次如右且附著之亦庸以識岳之私云

封太安人鮑母吳氏傳

太安人吳氏乃贈戶部主事欽邑鮑公希軾之配今南京禮部主客主事楠之母其先欽西溪南人十世祖禱齋先生登宋乙榜進士為福州文學子孫遂以孺世其家衣冠之盛甲于州里考期謚母程氏生安人性質柔慧服勤姆教父母鐘愛焉希軾年當擇配祖及楓樹

生必輝及父庭晦為之偏訪諸名族久之未得忽媒氏傳至庚帖曰此溪南吳氏女也雙楓喜曰昔禱齋嘗歸女孫于吾宗岩府君生徽州教授子壽府君與父爭死賊難遂以慈孝表吾宗越里詩禮之族他無以易矣乃通媒妁成禮宗黨咸宜之安人沉靜寡言克謹婦職事祖姑及舅姑咸得其懽心內佐家政勤勞夙夜米鹽錢穀日用之費小大均一無吝無侈有不足至脫簪珥以充合族上下皆推其賢希軾有弟四人度帟之奉賓祭

之需率身先諸娣服食之用分給必周撫其子女恩義兼至安人生子一即楠慈孝尤切希軾商遊四方或經歲始歸每躬課所業不少假借出學于外必令久之乃歸省故楠學日有成登成化甲辰進士拜戶部主事時希軾已即世乃迎安人就養官邸猶日事紡績不輟朝夕恒諭以居官廉勤之道楠或杖人于公所歸必詰其故對曰是嘗盜粮者法當抵罪憫其所得升斗耳故杖而釋之安人曰汝不能使人不為盜顧欲以釋盜為賢

乎其明睿益如此弘治辛亥以楠枝滿三載得受勅封為太安人未幾思歸曰吾止一子今幸有孫吾撫愛有加渠必善事我吾其攜之以歸乎未幾孫卒楠恐傷安人心請于朝得改今署亟迎至官圖以慰安之然居常鬱鬱不樂曰吾姑八十有六吾母九十有二日薄哀暮詎宜久遠耶吾將歸矣楠請留至再輒潛然曰吾年五十始得孫今復失之顧何以為請至相持而泣楠知不可強遂具舟楫奉送于家安人以今年二月十日壽謀

之楠曰安人以今年二月十日壽登七十曷徵諸文詞
以致頌乎楠不可乃具列事行詣予請曰楠不肖不能
保厥子以傷吾母心不敢侈為歌頌以重拂其意顧吾
母慈德之懿則不可使之無聞也願賜一言表著之庶
少慰吾子若壻之私予聞而嘉嘆不已乃為次第之而
為之傳云論曰外言不入于梱內言不出于梱房閤之
秀固非外之人所得聞也然前之若鄒孟氏後之若晉
陶氏之母率因其子之賢有聞于時而垂範于後然則

安人慈懿夙著顧不以楠而顯乎雖然詩自關雎麟趾
之化行而江漢汝墳之遠靡不漸被矧為南畿文獻
之邦列聖深仁厚澤之所及雖周盛時茂是過也夫然
故詩禮之族婉淑之德有若安人者出焉是豈無所自
哉是豈無所自哉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characters, likely '上海' (Shanghai).

Small square seal impression in seal script, likely reading '上海圖書館藏' (Collection of Shanghai Library).

Vertical columns of faint handwritten text within a ruled border.

書